悅讀 Feature 副刊
責任編輯：尉 瑋 版面設計：謝錦輝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六刊出（隔周見報）

節選自《天香》（第一卷<造園>中的<桃林>章節）

造園

文：王安憶

嘉靖三十八年，上海有好幾處破土動工，造園子。

本朝開始，此地就起了造園的風氣。中了進士，出去做官，或者本來在外面做官，如今卸任回家，都要興土木造園子。近二百年裡，蘇松一帶，大大小小的園子，無以計數。

自洪武三年，復又開科取士，士子如同久旱逢雨露。尤其江南地方，多有殷實富庶人家，卻不大有來歷，讀了書無非用作憤世嫉俗，抑或吟風頌月，總之自家消遣。一旦洞開天地，前程在望，無不躍躍欲試。於是，學校林立，人才輩出，到此時，可說鼎盛。那些大小園子，就是證明。每到春暖，這邊草長，那邊鶯飛，遍地都是花開，景象十分繁榮。

此地臨海，江水攜泥沙沖擊而下，逐成陸地平原，因之而稱上海。南北東西河網密布，多少年多少代，總苦於淤塞，無數溝渠成了平地，舟船斷路，又有無數平地犁成溝渠，人家淹澇。每逢潮汛，泥澤交織，再倒灌進海水，好比在鹽鹵中漿一遍。歷朝歷代，無不忙於開河與疏浚。及至本朝，拓寬一條范家浜與舊河黃浦，南蹌浦合成申江，直向海口去。又疏浚咸塘港、虬江、北沙港、蒲匯塘、吳淞江、顧浦、大瓦浦……一併歸向申江，奔騰入海，一個混沌世界終分出經緯來。嘉靖年，申江兩岸設了六處官渡，天塹便有了通途。

嘉靖年還有一樁德政，就是築城。三十二這一年，四至六月之間，就有五次倭寇從海上來犯，燒、殺、掠、搶，無惡不作。官紳上奏朝廷，懇請築城，得允之後，知府立即下令，募捐集資，畫界製圖。一時間，拆屋獻田，傾家助役。十月動工，十二月便拔地而起城池。說及時真及時，僅一個月過後，倭寇就來，碰了個釘子，悻悻然而去。三十五年，捲土重來，足足圍城十七日，到底也沒有得手。三十七年，崇福道院重修，立碑記抗倭事蹟。自此，上海平靖。

申家始造「天香園」

總之，嘉靖三十八年是個好光景，應得天時、地利、人和的吉言。在造的幾處園子，有兩處稱得上奇觀，一為彭姓人家，長子當年正科會試落第，其父則上任刑部，官至尚書。一上一下，是在運勢，就要造園子以振旗鼓。將宅西邊足百畝菜畦子圈下，請的一名造園大師，專會疊石。所以，這園子就以石為主旨：異峰突起，危如累卵，重巒疊嶂，穿流漏雨，自是無須說了，只謂尋常文章。另有緊要，稱得上詩眼的，是幾具奇石，不知從哪裡得來，全是可遇不可求：有一具「玉玲瓏」，遍體七十二孔，以水灌頂，孔孔泉流，石底燃一爐香，竅竅煙出；又一具「三生石」，色隨時變，立春由蒼而翠，到立夏幾如碧綠，然後漸深，轉向煙灰，到冬至黑盡，又漸透青，立春時又及翠，如同還魂；還一具名「含情」，梅雨時分淚如雨下；再有一塊石，看似平淡無奇，卻是從菜畦中掘出，上刻一個字「愉」，無落款，字體頗古，似有些前緣，立於園中，就作了園名……古人說「仁者樂山，智者樂水」，造園大師其實從石中取山，隱一個「仁」字。這是奇觀之一，奇觀之二在申家。

申家次子申明世中進士而造園。申家不像彭家有淵源，只在此輩中才與經濟仕途有涉。長子申儒世在道州做太守，數年前卸任回家，造園子名「萬竹村」，以竹子為題。做兄長的本意是新園子取「菊」或「梅」，但內心也覺寒素了些，因兄弟不像他，是歸隱，相反，正在待發之勢，就想到白玉蘭。白玉蘭樹幹碩壯，花朵豐腴，堪載敦厚之德。申明世卻有些遲疑，說白玉蘭開花時確實盛大美好，但謝落也是大塊大塊地凋敝，觸目驚心。

申儒世一想也是，又提議紫藤。申明世沉吟一時間，抬頭笑道：桂花如何？申儒世也笑了，「桂花」擺明了「折桂」的意思，淺顯了不說，又是可食的香味，調羹煮湯的，幾乎可下炊了，曉得兄弟是在搪塞，表示紫藤也不合意。便把話題放下，先擇地再說。

這一回申儒世主意已定，不容兄弟反駁，就在他的萬竹村東鄰。那裡有數十畝地，原就是造萬竹村時一併圈下，用去不足一半，租給附近農戶栽桃。於是，兄弟二人結伴往萬竹村東看地，遠遠就見一片紅雲懸浮，原來是桃花盛開，花朵叢中，穿行飛舞成千上萬粉蝶，如同花蕊從天而降；地下則碧綠纏繞，是間種的蠶豆，豆莢子在風中響着鈴鐺。申明世手一指：就是它了，桃花。申儒世並不十分贊同，覺着顏色太過嬌嫩，難免有脂粉氣。但再想落花結果，到底與稼穡有關，所以要把園名應在果實上，或者就叫「桃露」，還是覺得俗媚，或者「蟠桃林」，也不對，總是入偏鋒。苦心琢磨，又有一名：沁芳。意境雖豔麗了些，字面卻還有幾分文雅，明世聽了，默念幾遍，斷然道：叫「天香」。「天香」得自「沁芳」，卻要高古，儒世不禁服氣了。如此，多少離桃林的立意遠開去，但不論怎麼稱呼，園子還是以桃林取勝景。

白鶴村請巧手匠

由造園子引起，周邊鄉鎮，多有以土木園藝為生計的。鑿池子，燒磚瓦窯，開山取石，篩土運沙，經營苗圃……也就是依着這些營生，鎮市擴大繁榮，房屋鱗次櫛比，商鋪成行，酒旗林立，到入夜時分，換成紅燈籠，簡直滿天流螢，又有一路營生出場了。造園的工藝裡，木匠為最大。愉園裡的奇石，天香園的桃林，是主旨無疑，山、水、樹、徑可稱辭藻，可再是神來之筆，終不成章句，必要依憑於亭台樓閣，方能連綿成賦詠曲唱。就是說，木匠的活計關係到園子的結構，畫園子的圖是要經他們的眼睛，略有不是，便被挑出來，無論什麼造園大師，心裡都怵幾分，所以人稱大木匠。

大木匠多不住在市鎮，他們住哪裡呢？西門外，大約七八里，就是熱鬧的七寶鎮，向北行二三里，剎那間便清靜下來，一條細水，綿延於蘆花之間，古時棲息過白鶴，於是，水叫白鶴江，村叫白鶴村。白鶴村的村落十分規整，村道貫東西向，巷道則南北通，形成一個連一個「井」字。院落一般大小，屋脊一齊高低，門和窗是普通白木，匠作卻精到，木面光潔，推拉輕巧。迎門的案上，供的多是魯祖師，這就是大木匠的家。不知誰是頭一個，師傅帶徒弟，徒子帶徒孫，一輩連一輩往這裡遷，所以，雖然是雜姓，但人們還又稱大木匠為白木匠。如今，人煙漸漸稠密，白鶴的蹤跡就稀了，難得飛來一隻兩隻，在水上起落，許是尋舊巢穴，沒尋着，又飛走了。

為請白木匠造園子，申家兄弟專程去一趟白鶴村。換了別家，斷不作此舉，怕失身份，可這就是申家作派與人不同，一是待人心誠，無論尊卑長幼；二也是愛玩樂。白鶴村聽來有幾分仙名，白鶴江中又特有一種四腮鱸，而他們，雅興俗興皆備，因此，選一個日子，興沖沖地去了。行一段水路，乘一程轎車，再涉水。此地水網交織，這些年疏浚有成，暢通許多，舟楫折幾回頭，帆篷轉幾向，便入了白鶴江。兩邊蘆葦高而且密，偶爾破開一線，就有水綠的秧田掠過，隨即彌合，隔斷視野，卻有無數線的光透進。蘆叢稀薄一些，綽約可見後邊的房舍，皮影樣走過，又像走馬燈上的景物。然後就聽小孩子們嚷：新進士來了，新進士來了！

其年，申明世三十五歲，儒世長十二歲，正好一輪，都肖羊。自古就有男羊命貴的說法，走遍天下有吃喝，在兄弟二人，很是應驗。祖產極豐，經營鹽業，就很可觀，又有大片田地，蘇州地方上頃的棉田，松江則是稻麥，浙一帶又有桑林與竹山，朱元璋修明長城，到江南募銀子，他家也饒上一份，稱得上是名紳。他們兄弟一輩，世道平定，天無大災，國無大亂，田產增了一倍多，可說過着錦衣玉食的生活。兄弟倆都是高身量，猿臂，蜂腰，長臉型，膚色白皙。儒世去到西南地方做太守，很吃了苦，勉強做了三年，父親去世，丁憂卸任，一旦回家就再不去了。離家的三年，已染了些風霜，面上就有蒼色。明世要年輕一輪，天性也輕快一些，不知人世的罪過，新中了進士，意氣風發，神情飛揚，臉龐一層玉白，光彩照人。兩人都着湖綢便服，頭頂圓帽，披儒巾。儒世的一身是皂色隱回字紋，明世是一種暗青，藏紫色團花。兩人都繫靛藍絲棉腰帶，青色布靴。蘆葦盡頭，露一具小碼頭，棄舟登岸。前前後後跑着小孩子，穿着布衣布褲，染漿都還平整乾淨，一路嚷着：新進士來了，進了村。前面已有人來接，正是一名白木匠，個頭不高，極精悍，紮青布頭巾，着青布袍，蹬一雙朱紅布靴，看起來爽目得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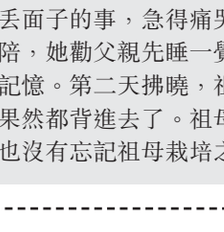
屋樸菜香酒醉人

白木匠本姓章，在白鶴村算得有輩分的，祖師爺給明太祖洪武帝造過皇宮和花園。走進院中，與普通農家無異，案几簡要，但色澤極沉，近荸薺色，又泛紅，看不出紋理，又不着漆，因沒有浮光，知道不是平凡材質。章師傅喊上茶，就有一個村婦端托盤來，茶盅有吃飯的碗大，一色的白，瓷不細，卻潤厚結實。又不知什麼名目的土茶，葉闊梗粗，塞了滿滿半盅，無香無嗅，喝進口極為青澀，好比食草，不時就覺腹空，飢腸轆轆，似有清脂去膻的功用。一看天，也到了正午，該是用膳的鐘點。送茶的村婦又帶了幾名村姑，往往返返，八仙桌中央便浮屠樣地架起漆盒，最底下八個，各色菜蔬；疊六個冷葷；再疊四個熱菜，如此疊上去，至高一個大盒，正是傳聞中的四腮鱸魚。那進出的女人，都着布衣布裙，但織法與染法都與本鄉不同，顯見並不是自家機上的土布，而是布肆中買來。女人大約是章師傅的妻女，那最小的十二三歲，髮黑黑的，頰紅紅的，笑眼彎彎，露出闊而平的牙，一定是小女兒了。酒菜布好，人就都不見了。

菜系總是外一路的，冷葷用的鹵很特別，味很重，又有一股凜冽的藥味；熱菜裡多用十三香，與本地作派不同，也是味重，尤其一道豆腐，小半塊磚樣大，一口咬進去，芯子裡滾燙，舌頭去一層皮；那四腮鱸魚有半臂長，七八條埋在寸二長的野韭菜裡，用豆醬燉，香氣撲鼻。申家兄弟這就知道，章師傅家的菜講的不是「鮮」，而是「香」。主食不是米飯，而是高椿饅頭，章師傅那樣做活的手合抱起來，才有饅頭大，也不是精白，是蜜色，麥香騰地上了房樑。喝的簡直就是酒母，斟在大碗裡，酒意蕩漾，就是不醉呢！醺然中，主客雙方話都稠起來。

注：文中小標題為編輯添加。

天香
作者：王安憶
出版社：麥田
定價：新台幣420元



上海作家王安憶的作品《天香》，剛摘取了第四屆「紅樓夢獎」的首獎，小說描寫了明末上海仕紳家族申家四代人的故事。申家的園林「天香園」是江南名園，申家女性所創造出來的「天香園繡」更是令人驚艷的藝術品。小說描寫了大家族的興衰，也如《紅樓夢》般刻畫出精緻優美的生活藝術，那是傳統中國的文化縮影。

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詩三首

老鷹崖

玻璃箱裡頭
蛇
莫名其妙的靜。

沉默中
一個女人晾衣服
無風之死亡。

深層的地底
我的靈魂飄蕩着
像沉默的彗星。

正面

在路的盡頭我看見暴力
好像一隻剝了層層
臉孔的洋蔥

戲散了。半夜。
字母在房子的正面燃燒。
沒有回信的秘密
降落在冷的光彩中。

十一月

劊子手無聊
就危險
燃燒的天空
捲起來

敲聲傳達
從囚房到囚房。
房間從凍土層
浮上來。
幾塊石頭發明月的光。

節選自《巨大的謎語》

《巨大的謎語》
作者：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
譯者：馬悅然
出版社：行人
定價：新台幣260元

瑞典詩人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Tomas Transtromer）於2011年摘取諾貝爾文學獎。他1931年出生於瑞典，23歲時發表首部作品《詩十七首》，轟動了整個瑞典文學界。特朗斯特羅默的創作圍繞死亡、歷史、記憶和大自然等主題，作品的特色在於獨特的隱喻、凝練的描述與言簡而意賅的組成。本書為諾貝爾文學獎評委馬悅然教授於2004訪台時所譯，收錄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於1990年中風後發表的兩部詩集：《悲傷的鳳尾船》與《巨大的謎語》。

節選自《父親與民國》

祖母九十大壽

文：白先勇

《父親與民國》
作者：白先勇
出版：天地圖書
定價：港幣240元（上下兩冊）

《父親與民國》，是台灣著名作家白先勇為父親白崇禧將軍所立之「圖傳」——由數百幅珍貴老照片配以文字而成的「身影集」。在上下兩冊書中，白先勇記下父親的戎馬生涯，也寫下父親與家人間的融融溫情。

父親出生於民國紀元前十八年，廣西臨桂縣山尾村一個回教家庭。祖父志書公娶羅錦行馬全記的大小姐，就是我的祖母。祖父經商，但因早逝，家道中落，生活困難，七個兒女由祖母一手扶養。因為父親自小聰明過人，個性堅強，祖母獨具慧眼，認為父親長大必有出息，所以傾全力栽培。大伯、二伯都去當學徒，但獨讓父親進私塾讀書。父親常愛談起祖母伴讀的故事。父親十歲讀畢四書、五經，私塾的規矩大，年初一要把經書背誦一遍，背不出要罰跪挨打的。父親因為《書經．洪範》一篇辭文艱深，讀到深夜仍記不起來。父親個性最是好強，背不出書是很丟面子的事，急得痛哭。祖母在一旁作針線相陪，她勸父親先睡一覺，早上腦筋清楚，容易記憶。第二天拂曉，祖母喚醒父親起來唸書，果然都背進去了。祖母深夜伴讀，父親一輩子也沒有忘記祖母栽培之恩，他的學費，是祖母夜復一夜織鞋底賺來的。祖母晚年雙目失明，也是因為年輕時燈下操勞過度，父親非常心疼祖母經歷過的艱辛生涯。

民國三十三年，祖母九十歲，父親在桂林替祖母舉行了一個盛大的壽誕華宴，家裡擺席三天。父親的同僚、部屬、親友都來拜壽。蔣中正委員長特派總參謀長何應欽到桂林代表祝賀。駐華美軍司令史迪威也到了桂林參加壽宴。父親一向不尚奢侈，平日生活簡樸，並不喜歡排場，尤其在治理廣西時期，提倡斯巴達精神。此次祖母九十壽宴，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例外。父親是孝子，大概想藉此機會，表達他對母親回報栽培之恩。

祖母一向住在山尾村老家，但後來搬到桂林與我們同住，住在我隔壁房。母親特別為祖母另外開伙，每天燉雞湯，祖母好心常常召我去與她共餐，分享她的雞湯。哪曉得老太太一片愛心卻無意間害了我，原來祖母有肺病，就那樣我受到傳染，一病五年。

按照族譜，我們的始祖伯篤魯丁係元朝進士，原籍江寧府（今南京）。傳至第十五世白榕華老太公才落籍桂林。榕華公是我們家族的中興之主，他苦讀成才，是乾隆進士，曾在北方做官。父親常提到榕華公的奮鬥史，而且還在山尾村替榕華公修了一座墓。

這是我們家族最完整的一張照片（編注：下冊P211），父親兄姐還剩大伯崇勛（父親左）、二姑媽德貞（祖母左），我站在祖母右。大伯沒有進過學，二姑媽幫着織鞋底供父親讀書，家人都為成就父親做出過貢獻犧牲。父親也就感恩回報，奉養大伯、姑媽一輩子。他對子姪輩的教育也是無條件的栽培，有幾位供他們上大學、上軍校。父親其實扮演了白氏家族族長的角色，大概他也想效法榕華公，做為振興族人的首領吧。

■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十六日，桂林東正路家中，祖母馬太夫人九十大壽，父母親與祖母馬太夫人合影。

祖母有大家風範，以德服人，頗有《紅樓夢》中老祖宗賈母的派頭。她的四個媳婦居然在背後沒說她一句壞話，這是老太太了不起的成就。（下冊P207）